

何启治：《白鹿原》获茅奖的前提是要接受修订

（小说《白鹿原》首版责任编辑）

出版《白鹿原》需要勇气，但不是冒险。从1992年年底发表连载，到1993年6月出单行本，到现在已经20年了。它刚出来就受到各种压制，当时广电总局负责人说“《白鹿原》和《废都》一样，历史观点不对，揭我们伤疤，尤其不能拍成电影电视。”那时候甚至连《白鹿原》的评论都不能发，而现在大家可以对《白鹿原》畅所欲言，电影也拍成了。

1997年5月，我参加一个优秀小说评奖，而《白鹿原》连候选的资格都没有。但到了1997年底，《白鹿原》获得了茅盾文学奖，但前提是陈忠实接受修订《白鹿原》。

关于修订的过程，我和陈忠实沟通过，修订的地方有两条，一条是朱先生，第二条就是性描写，一些和情节关系不

大的性描写予以删改。还有白嘉轩和鹿三的关系，我曾经问过陕西籍的评论家和文坛上的朋友，他们都认为关中平原上的确有这种地主和长工的关系，是真实的。田小娥给财主泡枣进补的情节，我在电话里和忠实说过，我说这种描写很干净，它掀开了性文化的一角，至少以我的阅历和知识面我不知道。所以我建议这些他不要动，他也没有动。

我觉得今天不会再出现《白鹿原》这样的作品了。假如现在有那样的作品，当然是可以出的，但不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。如果《白鹿原》不是折腾了20年的话，它可能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，20年的折腾本身是可以扩大影响的。而且真有这样的作品，它出版和改编的过程也不会像《白鹿原》那么曲折。



夏广兴：主流还是真善美

（舞剧《白鹿原》导演）

拍《白鹿原》是我拍过的所有舞剧耗时最长的一部，我2004年开始反复看书，2005年开始准备，2006年排练，2007年推出来的，一共耗时两年多，真正排练是半年。首演后，反响很好，去陕西演出，当地群众的反应也非常热烈。

关于白灵之死，陈忠实老师曾经说过，“我写白灵必须是这样写的，因为她符合历史的真实。”我觉得尊重历史是最好

的回答。中国传统文化是含蓄的，《白鹿原》中主流的东西还是真善美的东西。

对于小说中的性描写，我没有回避。小说中有一个情节，田小娥被她的公公鹿三刺死在炕上。当时我提议饰演田小娥的演员别穿衣服，我是说上身裸着，下面穿绒裤，可是这个提议受到各界的压力，所以我想让步吧。但是我在舞剧的尾声处弥补了这个遗憾。在尾声时，所有人都穿着

黑色和灰色的衣服，有一百多人，我让他们静静地坐在舞台上，有五分钟的音乐在走，最后走出一个一身雪白的梳着夸张鞭子的姑娘，就是已经死去的田小娥，这时我没有用任何舞剧的语言，就让田小娥一直走。一个白色的灵魂，是白鹿原的灵魂在飞舞。这是超现实主义的手法。当时我很感动，这表达了我心中的感受，也体现了陈忠实老师笔下很含蓄的一面。

梁鸿：这不是中国版的《百年孤独》

（学者，《中国在梁庄》一书作者）

最初读《白鹿原》应该是书刚出版那一年，1993年。当时先是被其中大胆的描述所吸引，尤其性的部分，这个是毫无疑问、不能否认的，但继续读下去，又会发现，性在这里，不是一个噱头，不是可有可无，或者为写性而写性。在这里，性是一个彰显，一个显现，显现的是中国式生命力的张扬，以及张扬的被毁灭。

这是关于白鹿原最初的一个印象，以后随着我自己进入文学研究领域，在当代文学史的序列中，也不断阅读很多书，但仍觉得白鹿原是当代文

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品，这种重要性主要在于它写出了——一个民族的秘史。所谓秘史，是说不被正史所关注，同时和正史息息相关的民族生存的密码。这本小说恰恰写了，这样一些不为正史所书写的东西。

小说的语言也很特别，陈忠实是一个非常“土”的作家，书中也大量地使用了方言，但是非常好，我觉得这是对土地性、本土性的一种很好的呈现。关于此书是否是对《百年孤独》的模仿的争议，我觉得尽管在形式上，可能有所借鉴，但这是所有史诗作品的共同性，它借“白鹿”的形象，写出了中国的民间的历史。

陈晓明：以传统文化消解暴力

（文学评论家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）

《白鹿原》出版时，中国的文学形势很不好，中国知识界也面临非常大的困惑、彷徨，并试图寻找重新表达的机会，所以中国文学界开始出现一种批判性情绪，一部分人开始批判王朔为代表的大众影视文化的兴起，另一方面就是对纯文学重新抬头后，出现的陕军东征的批判。这主要是指对于贾平凹《废都》和陈忠实的

《白鹿原》的批判，我曾经写过文章，表达我的观点，就是我认为这种现象是文学界经过那个时期的彷徨后，试图重新抬头，重新出场，所需要的一种表达。现在看来，当时的批判是有所过激的。

《在《白鹿原》中，陈忠实提出了自己的思考，书中，他试图通过肯定传统文化来全盘替代暴力革命、历史正义的想象，可以说，他提出问题是可贵的，但是解决方案值得商榷。

洁尘：教科书中不写的历史

（作家，影评人）

我是《白鹿原》刚出来的时候读过，那时候还很年轻，初读有被小说中的氛围和描述所震撼到。现在想来，那种震撼更多的是因为它对一些敏感问题的呈现。当时，书中所涉及到的一些历史事件，是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，和教科书或者一般对于历史的描述都不一样，可以说它让我对于历史的理解做了一些调整，虽谈不上是颠覆，但它毕竟局部地呈现了历史的真相。其中关于中国人人性的呈现也很独到，我觉得这是一部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，非常重量级的作品。现在回想，依当时的阅历和见识，是更多地被其中的历史

氛围所震撼，而没有从小说艺术本身去分析它。之后，也曾有重读的念头，毕竟重读会获得和初读完全不同的新鲜经验，但是需要重读的作品实在太多，而我自己阅读的心态和趣味也在变化，所以一直没能重读这部小说。对于电影，我充满期待，当然，这很大一部分来自对于导演王全安期待，他是非常优秀的电影人。影像和文字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艺术形式，不知道他对于历史细节和历史氛围会做怎样的还原和呈现，是否和我们读到的历史相吻合或者让人有会心之感，这都让人好奇。

采写/新京报记者 姜妍 于丽丽 实习生 黄盼盼



新版《白鹿原》插图。